

爱应从负数开始

● 舒 开 ●



爱,应从负数开始

舒 升

工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集的作品大多取材于普通人的生活，对当代青年的心理状态以及恋爱、道德伦理等诸方面有较深层的触及。作品文笔细腻，委婉。其中中篇小说《黄门之梦》描写了东汉时期一个宫廷太监传奇性的悲剧故事，情节起伏跌宕，引人入胜。著名作家叶楠写了热情赞誉的序；书的《后记》介绍了作者走上文学之路的经历，对初学写作或文学爱好者会有所启迪。

爱，应从负数开始

舒 升 著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安外六铺炕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一二〇二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：8.5字数：186,000

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730册

统一书号：10007·167 定价：1.45元

作者简介

舒升，原名刘树生。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会员，中国电影评论协会会员。

自一九六〇年开始发表散文与评论文章，至今已有电影研究论文、文艺评论、人物专访等一百余篇；发表小说自一九七八年始，至今已有中篇小说两篇、短篇小说三十余篇。

序

叶楠

去年在藏东南。一日凌晨，正是夜雨之后，我置身于莽林中。水的涓涓细流在草丛中、石板上、树皮的褶皱处汨汨流动着。我想起了王维的诗句：“山中一夜雨，树杪百重泉”。那时的情状我还记得，那细微的流水声，似乎有，又似乎无。到处水光闪耀，草卉、花树、山石……轮廓更清晰了，色彩更浓重了，林中的芳香更强烈了。一切都是那么洁净、美好，那么生机盎然。一种昂扬和令人颤栗的温馨感，涌上心头。

我读舒升的小说，又好象回到了那个莽林之中。作者以细致的笔触、浓郁的爱，描绘出生活长河中细小的涟漪，让我们看到它的美。作者充满感情娓娓而谈，极象那细微的流水声，让人们去用心灵感触它。这些作品，虽说不能算惊世之作，但它却能给人以启迪。可贵的是，作者并没迎合时尚，也没有在手法上故作“新潮”状，或时空跳跃，或突兀迷离。而是极老实地去一笔一笔描绘人物和他们的灵魂。

舒升在工厂做过工，生活基础是坚实的。作为一个电影研究工作者，又能去创作形象，几年之内，竟荟萃成册，可见劳动之艰辛。

文学大军之形成，就象奔腾怒吼的怒江、澜沧江、金沙江一样，是由无数几乎是无声流动的细流汇集而成的。每一条涓涓细流都是应该珍视的。

1983年6月27日

目 录

序.....	叶 楠
泉 姐.....	(1)
爱笑的人.....	(17)
夜来香.....	(31)
春天,燕子衔来一颗种子.....	(38)
爱,应从负数开始.....	(52)
黎明响起敲门声.....	(62)
寒江灯赋.....	(70)
一朵不知名的花.....	(84)
沙岗上.....	(89)
新中国的同龄人.....	(97)
四只柑桔.....	(109)
那远处的红云.....	(121)
院里曾有一堵墙.....	(137)
从路边拣一粒石子.....	(147)
黄门之梦(中篇小说).....	(162)
后 记.....	(258)

泉 姐

这里的清泉哪去了？

这里的清泉哪去了？

没有那冬夏长流、清凉甘美的泉水，我又到哪儿去找我的泉姐？

一

我曾朝朝暮暮地眷恋过的泉姐，象海浪冲刷礁石一样，在我幼小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、美好的印记。

恰巧，这次南行到杭州参加电影创作座谈会，归京途中，我决定在故乡——济南停留几天，寻找我的泉姐，回报她对我的情谊。

可是，当我站在童年常去游玩的小板桥头时，我的心怅然了。桥下是干涸了的河道。在淤泥中心，只有一脚来宽的水沟里，漂浮着的黑绿黑绿的苔藓，以不易察觉的速度在“流动”。

那时正值黄昏，夕阳的余辉依然象二十三年前那样美丽。它使那一湾臭水也映着彩霞的红光。

我当时流泪了。为着那失去的美好童年；为着那寻觅不着的泉姐；为着那不见了的清亮亮的泉水，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空荡……

二

泉姐姓常，大名叫历泉。济南市是旧时的历城县，自古

以来就以“泉城”著称，因而济南府的姑娘起名叫“历泉”的不下几百个。可是剪子巷的街坊们都只管她叫做“泉丫头”。

一九五五年，我刚好十一岁。父亲过去开的百货铺搬到了剪子巷。这是一条热闹的道路，一码大青石铺地，紧挨着趵突泉。从趵突泉流出的那条小河与街道平行。在我童年的印象中，似乎剪子巷就是一条河。这倒不是因为一下大雨从街道大石头底下忽突忽突直冒泉水，象河一样奔涌着，一直流到故衣市街；而是在平日里剪子巷的行人，你拥我挤，就是一条川流不息的人河。

泉姐是从这条人河中溅到岸上的一朵小水花。她在路边倒塌的龙王庙台阶上摆了个地摊，编手提草包。

那年她十六岁。黑乎乎的圆脸盘，两只眼睛不大不小，单眼皮，可睫毛挺长的，鼻子没啥特别，两片薄薄的嘴唇总是抿着，头发乌黑乌黑、油亮油亮，不象山东姑娘那样梳着一条粗粗的大辫，而是留着剪得很齐的一头短发。她虽然黑些，长得却好看。

每天早晨，我去上学的时候，她就已经在龙王庙那台阶上忙碌了。她两手穿梭般不停地编织着。我一走过，她便停下活，笑着瞅我那蓝花布书包。我并不理会她，因为父亲和隔壁剪子铺的二毛爹谈起过她：“泉丫头这妮子，别看长得俊气，可性子真野！”

我能和她好，是靠了她那乌黑乌黑的头发。

有一次，我们放学了，正走到她摊子附近，剪子铺的二毛提出比比谁厉害。于是每人揪下一根头发来，然后用拇指、食指的指甲使劲一捋，看谁的头发卷又细又紧。几个孩子玩着，顶数我的头发捋不出卷，只能软软地打几个弯。旁

观的男女同学都嘲笑我、羞我。“真熊啊。真熊啊！”我感到很窘迫，鼻子酸起来，可他们仍然用食指一下下地刮着腮：“真熊啊……”

我忍不住地捂着眼哭出声来：“……不玩了，不跟你们玩了……”

泉姐停下飞快编包的双手，起身把我拽到她跟前。她比我高出一头多，我的头只能靠到她胸口。

“怎么了？生子，都是有学问的人了，还哭鼻子，多不好。”

“她们欺负人！呜……呜……”

“五尺男儿怕谁？！”泉姐从头上使劲揪下一根头发，悄悄地塞到我手里。“去，再跟她们比！”

我攥着袄袖，用胳膊擦了擦眼泪和鼻涕，走到同学们跟前，翘着鼻子说：“再来，还敢不？”

“来？来就来！”

结果，我手里的这根黑头发，卷得又紧又小，一下子把所有的孩子都比下去了。二毛噙着瘦腮、瞪着小眼，一把夺过头发。“不象，不象，你们看他那一头黄苞米缨子，哪来的这么黑，这么粗？”

泉姐一甩短发搭腔了：“二毛，你懂个啥！生子属猴的，是齐天大圣孙行者转世，脑后有七七四十九根金刚毫毛……你不知道，你见识低！”她善意地笑着冲二毛撇了撇嘴。

二毛一翻白眼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，黑不溜秋摆摊的！我爸早说你不是正路货，不让跟你沾边！”

泉姐霍地一下跨过去，就要抓二毛。二毛见势不妙，转身就跑，趑趄着钻进了家里。泉姐叉着腰站在他家铺子前头，摇晃着那一头乌黑乌黑、油亮油亮的短发数落开了：

“俺摆摊咋啦？要手艺吃饭！俺黑咋啦？心不黑就行！象你爹啊，开个大铺子还偷税漏税……”

二毛爹受不了啦，赶紧弯着腰闪出门来，嘻笑着赔不是：“中啦，中啦，泉姑娘，孩子不懂事，别一般见识哟……”泉姐根本不理他，气哼哼地扭头走了。二毛爹无可奈何地冲她背影咥了下大板牙。

三

从那以后，我跟泉姐特别好，一下学就上她摊子去玩。她肚里有说不完的故事，都是在学校里没听过的。她会讲《封神榜》、《杨家将》，最爱说的还是《响马传》。她能一气讲上大半天也不喘口气、不喝口水。而且，手里的编织动作从不减慢，就象在打着拍子唱着快节奏的歌一样。

泉姐跟我说，她很高兴给我讲，要不然给谁讲呢？爹是个老蔫，后娘老看她不顺眼，再说，他们也没心思听“戏文”。

“生子，我要是跟你讲上半天戏文，心里能畅快好几天呢！”

有一天，她讲《响马传》讲到了“秦琼卖马”那一段。这回，她那从不停顿的编草包的手，却一动也不动了。

泉姐很动感情地说着秦琼怎么讲义气，怎么为朋友两肋插刀，后来又怎么病倒在他乡，店小二怎么逼他卖马还帐。我很惊奇，过去只知她刚强，可现在，她的眼里却含着一泡子泪水，随着长睫毛的眨动、扑啦、扑啦地掉在已经洗得发白的蓝花布大襟褂子上。她并不擦去，也不感到难为情。

“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啊——”她学着人民市场土山上说竹板鼓书的马合银的声调，拉着长音叹了口气。“……多亏

了小二的妻子，她看秦二爷是条好汉，就劝住丈夫，整天给二爷煎汤熬药、端茶送饭，养好二爷的病，还赠送了几两碎银子。临行之时，秦二爷恭恭敬敬给店小二妻子磕了三个响头。他说：‘嫂夫人，您救我于危难之中，秦叔宝日后若能得志，必以千金相报！’……生子，可你猜猜嫂夫人咋说？”

我茫然地摇了摇头。

泉姐把双手往怀里一收，做了个还礼的姿势：“‘二爷，谁要你报答，只愿你来日能为国家、为黎民做些好事……’”泉姐说到这，脸上极其严肃，两眼闪动着虔诚的火花。当她把眼光转到手里刚刚编了一多半的活计时，才象从半空掉回到地上，两只手又飞快地动作起来。

“……生子，嫂夫人也是个女流之辈，可人家这话说得多好！”她缓缓地说着，手里急急地编着，不大一会儿，一个由小红方格组成“福”字花纹的草包就编好了。

四

晌午时，太阳把火盆子扣到了拥挤的剪子巷。泉姐把草帽子扣在我头上，她的汗珠子却顺脖子直流，肩头和胸脯隆起的地方也都湿透了几小片。

“泉姐，俺家去给你舀瓢水喝！”

“傻生子，快别价，咱济南府是泉窝子，喝口水还用得着跑道吗？”说着，她起身，走到龙王庙台阶下，搬开一块活石头。立时，就有一阵哗哗的流水声从石洞里传出来。泉姐把手在大襟上抹了两把，就伸手从洞里掬水喝。她掬一下，就仰脖喝起来。这时我发现，她脖子倒并不黑，原来，她那黑乎乎的脸是硬给晒出来的。

“好喝着哩！”她呲着白牙笑起来。我眼馋着也凑过去掬水喝。

“咱济南的水，天下第一。当年乾隆爷下江南，带了满满一大水车北京玉泉山的水。走到咱趵突泉一喝，瞎！玉泉山的水全喝不得了。他叫人把玉泉山的水全倒掉，换上了趵突泉的水，一直喝着逛遍了全中国！”

泉姐在说这些话时，显得多么有学问呀！

“他当皇上的，也不能每天喝咱济南的水，可咱们就能天天喝。你看俺家，连挑水都不用。那年俺拣了个破缸，把缸底敲敲去，在院子里挖上一个圆坑，把没底的缸蹲下去，过一会儿就是满满的一缸水，总也喝不完！你看咱，不比那当皇上的还‘自’（自在）吆！”

泉姐半闭着眼，得意地一摇头，那神气，就象真当了皇上一样。

剪子巷中间有条横胡同，走不上十步就到了小板桥。趵突泉的水从这个不宽的石板桥下涌出去，河面就变得宽起来。

月亮升起来时，女人们都挎着篮子到河里洗衣服。桥东头大柳树下有几块大石头半浸在水中，泉姐常在那儿洗。我愿意跟着她。当然我不会洗，只是把衣服从岸上扔给她；她把衣服浸透，用棒槌在石头上拍呀、拍呀。于是我跳上靠近她的一块石头，又听她滔滔不绝地讲起来。

她的故事真好听，连月亮也沉到水底，象个大金盘子似地一动也不动。只有当泉姐把拍好的衣服抖开，使劲往水里一砸，才把那金盘子似的月亮给打零了，碎成无数块、无数块的小金渣子。

晚风吹起来了，岸边粗得几人抱不过来的大柳树，都摆

动着枝条，把一束束柳枝投进河里，象是一个怪女人在河里洗头。泉姐一边洗衣，一边望着那月光下闪跳着金色亮点的一川河水，不由得哼起一首古老的歌谣来：

泉水涌，
泉水流，
源在东岳泰山头，
万载流不休。

.....

泉姐轻轻地哼唱着歌，伴着清清的水流，那歌声以一种悠扬的旋律，把人们引到了一个神秘的去处。我被歌儿唱得呆痴起来：这哪里是歌哟，分明是梦！

还是泉姐唤醒了我。

“生子，你听着没有？”

“听着哪。”

“那，趵突泉的水是从哪儿来的？”

“哪儿？”

“还是没听不是……”

泉姐抿着薄嘴唇，头一歪歪，斜了我一眼，似乎是在生气了。

我赶紧说：“我……我听得出神了……好泉姐啦……不信起誓，骗你是小狗子！”

泉姐憋不住了，喷出了笑。

“歌里说：‘源在东岳泰山头’，就是说，趵突泉的水是从泰山上流下来的。老辈人说过，你抓把麦秸扔到泰山水流里，三天以后就漂到咱这小板桥来……”

“泉姐，这小板桥的水又流到哪儿呢？”

“西门桥。”

“西门桥的水流到哪儿呢？”

“北园。”

“那，北园……”

“生子，你真是打破砂锅！告诉你吧，北园的水流到小清河，小清河的水流到黄河，再流到海里……我真不明白，学校里净是有学问的人，连这都知不知道么？”

泉姐撇了撇嘴，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，可只一会儿，她就高兴地自己哼唱起来：“泉水涌、泉水流……”

一阵凉风吹过来，那浸入水中的柳树枝条摇个不停，将流水荡起一个又一个急转的漩涡。

“生子，”泉姐似乎又上来她那股子“疯劲”，“快……快点唱，一口气唱十遍，不带喘气的……”

歌声和着上游趵突泉的水涛声，和着女人们阵阵春衣的棒槌声，以及时不时有孩子从桥墩子上欢叫着跳入水中的扑咚扑咚声，象一支韵味无穷的曲子，让人听了，好似喝多了酒一样，醉不几儿的。

泉姐她也象醉了一样，眼睛里闪着泉水的亮光。一川清亮亮的泉水漂浮着金光闪闪的斑点，悄然逝去。多美好的月夜！

五

这年冬天，黑夜偏偏来得早。

每天放学归来，泉姐早已收了摊子。天寒地冻，尽管小板桥下的流水冒着白汽，并不结冰，却“炸”手得很。泉姐不再到小板桥来洗衣了。见不到泉姐，我心里就象这冬天的傍晚一样冷。

这天，好不容易盼来个礼拜日，不用再去上学，可老天

爷又偏偏和我作对，呼呼的一夜北风吹来了漫天厚厚的云，大片大片的雪花打着旋儿飘落下来。这种天，也不知泉姐还出来不？我披上棉袄，顶着风雪，来到龙王庙前。

泉姐不在，街上行人很少，摆摊的都不再出来，只有临街的店铺还敞开门脸，接待稀稀拉拉的顾客。我象丢了魂似地在剪子巷落满雪的石板路上走着。

往日的人河，今天似乎冻住了，只剩下一片空漠。

“生子！”

啊，是泉姐！

她今天穿一件新的蓝花布棉袄，脸上红朴朴地，不再显得那么黑了。她那乌黑的短发上，沾着一簇簇蓬松的雪花。

“生子，今天我也休息了。我们到土山上听书去，听它一整天！”她脸上泛着红光，眉宇间洋溢着喜气。我高兴地拉着泉姐的热乎乎的手，跟着她去了。

土山上有十几家说书的，书馆规模大小不等。那些人多的去处，泉姐眼皮也不抬就走过去了，她领我来到土山西头一个破棚子里。这里只有二三十个人听书，还包括十来个听蹭儿书的孩子。

我们在后面挤着坐在一条板凳上，听着那个叫马合银的老头说起书来：

“……一文钱难倒了英雄汉……”

我知道这老头是在说《响马传》。我偷眼看看泉姐，她两眼一动不动。这段子，她自己都能背下了，还听得这么出神。

正听着，马老头突然一拍“惊堂木”，按照以往我听书的经验，这时该转身跑了。场子里的十几个孩子和几个大人已经站起了身，毫无愧色地哄散而去。我紧拉泉姐，要和她一起“逃”走。泉姐把我紧紧抓住，使劲按在木凳上，气愤地

说了句：“别动！”

马合银老头伤心地冲着散去的人喊着：“别……别走啊！有钱帮钱场，没钱帮人场……”

那老头手托小箩筐走近，并没有伸向我们的意思。可是泉姐却赶紧从那蓝花布新袄的斜兜中掏出一把钱，数出四张五十元（旧币）的票子，非常郑重和虔诚地用双手放在马老头的小箩筐里。

看来马老头熟识泉姐，他感激地点了点头，先紧抿着嘴，又伸出大拇指，赞叹了一句：“泉姑娘，仗义！”

泉姐此时很象个大人。她恭敬地看着马老头。“都要手艺，都不容易！”她端正地坐着，长睫毛一眨一眨，眼睛闪着光，如果不是她已然隆起的乳房在一起一伏，我真会把她当成观音菩萨的塑像哩。

马老头的鼓板又敲响了。

“……秦二爷眼含热泪……世人哪，莫学那锦上添花客，要做那雪里送炭的人哪……”

我亲昵地靠在泉姐暖烘烘的身子上。她的右手从我肩后绕过，紧握着我冰凉的小手，暖和着我。我们靠得紧紧的，那时时钻进书棚里的风失去了冷的威慑力。

棚外大朵大朵的雪花，任凭寒风摆布着、旋落着……

六

岁月在泉姐飞快的编织中度过。趵突泉围墙内的桃花又探出了头，绽开了笑脸；春天的风在小板桥大柳树的枝条上抹了一层淡淡的绿色。

我象桃花瓣旁鼓翅的小蜂，越来越眷恋着泉姐，离开一会儿都觉得心里空得慌。有时，我晚间一个人走到泉姐摆摊

的龙王庙台阶上，失神地呆立着。周围空荡荡、黑洞洞的，我就那样长久地呆立着，自己也不知道心里想的是些什么。

正在这时，妈妈对我说，我们要搬家了。这真象说书的形容的那样，“好一似霹雷灌耳”！我偷偷地哭过几次，往泉姐摊子那儿跑的次数也越来越勤了。这变化，似乎让父亲感觉到了。有一天，我等不及吃晚饭，抄起两个馍馍，从店里急走出去。立刻，身后响起爸爸的声音：“回来！”

我站住了，回过身来。

“福生，你的魂让鬼给牵去了？天天连饭都不吃，功课也不做，就出去野！”

“我……不走远。”

“不走远？”

邻家店铺的几个掌柜聚拢来，嘻笑着凑趣。二毛他爹更是开心地呲着黄牙说：“大哥，生子这是去找泉丫头啊，我看……”他瞥了我一眼。看他那模样——真赖！“我看……您老哥快给生子娶媳妇吧！”

我又气又羞，脸憋得通红，嘟着嘴说不出一句话。

那些掌柜们都嘻笑着盯着我，象是十几根针在我身上扎着。突然，我想起了社会上正大张旗鼓宣传婚姻法的事来。一股无名的火气使我壮着胆冲着他们吼了一声：“你们，封建！！”

他们刚开始被惊呆了，可只一会就爆发出一阵大笑，连我爹也笑得流出泪来。我不理他们，一扭脸跑出去，找泉姐去了。

龙王庙摊子已收，我又赶到小板桥东大石头那里。泉姐在洗衣，她坐在石头上，两只光脚浸在清水里。

“泉姐，”这次不知怎么的，在她面前，我有些不好意思